

「一生之計在於勤」探源及相關研究

蔡根祥

臺灣高雄師範大學經學研究所

在臺灣，國中國文課本選入李文炤（1672-1735）的〈勤訓〉一文，文中有說「邵子曰：『一日之計在於晨，一歲之計在於春，一生之計在於勤。』」據查邵雍並未有如此說過，尤其是「一生之計在於勤」一句，為本文之關鍵語句，然而不見於邵雍著作、文集之中。然則李文炤所引文句，必有錯誤。教科書的教師手冊、坊間參考書，未見有所檢討，而網路上所提供的資料，甚至是錯誤的結論。既然，則「一生之計在於勤」之句，究竟出於何人之言，何時之語？這正是本論文的核心論題，而且可以得到明確的結論。又就教學而論，我國歷代文獻中強調「勤奮、努力」的名言非常多，何以李文炤獨選邵雍之言以為引重呢？其實，這也跟李文炤的學術背景有關，因為他本身也是一位朱熹學派的理學家與經學家，因此，他只引用邵雍的話來發揮，是可以理解的。

關鍵詞：李文炤、勤訓、邵雍、一生之計在於勤、女論語

前言

「勤」，是世界上每一個民族都會強調的美德。每一位做父母的都會以「勤」來訓勉子女，每一位老師也無不以「勤」德來教導學生，如此相傳，歷代不替。西諺有云：「成功是需要一分天才，更要加上九十九分努力。」上一個世紀偉大的科學家愛因斯坦也曾經說：「在天才與勤奮之間，我毫不遲疑地選擇勤奮；因為她幾乎是世界上一切成就的催生婆。」所謂水滴石穿，繩鋸木斷，只要功夫深，鐵杵能磨成繡花針。可見古今中外，無論上智者、中材者，甚至一般的人，都深切體認「勤」德的重要性，所謂「一勤天下無難事」，此語誠非虛言。

而在正式的教學體制裏，尤其是國民義務教育階段，更應該透過各種教材與教法，傳達這個「勤奮」的概念，薰陶學生「勤奮」的德行，訓練他們實踐「勤奮」的行為。時在今日少子化的時代，學生大都是被照顧得無微不至，一個個是溫室裏的花朵，茶來伸手，飯來張口習慣了，以休閒為必然，以逸樂為品味；正需要確實體認「勤」德的重要性，以及遵循「勤」德來邁向自己的人生旅程。

在臺灣的國中國文教材，從以前國立編譯館時代，到今日所謂「一綱多本」的狀態，教材中都選取了清朝李文炤《恆齋文集》裏的〈勤訓〉一文，¹俾使學生認知「勤」德的重要，薰陶學生「勤奮」的美德；此外，也藉這一篇淺近的文言文，來訓練語文的閱讀能力，讓學生循序漸進地掌握、熟悉文言文，進而能運用文言閱讀能力，與我中華五千年傳統文化接軌。在《國中國文》課本第六冊（2008）第一單元——生活體驗裏，編輯者也說：

在日常生活中，只要我們細心觀察體會，往往能從周遭事物得到一些啟示。〈勤訓〉以流水不腐為例，訓勉我們要克制好逸惡勞的習性。……並以古代聖賢愛惜光陰為典範，勉勵人們要勤勞不懈，力求進取。（翰林出版社，2008a，頁4-5）²

課文的語句與李文炤的原文是有差別的，主要是考量學生的程度，以及教學的份量。因此，課文只節取了原文的前半段，而且對於個別的生澀語詞加以改寫，不過，對「勤」這個概念的傳達上，並無影響。

李文炤的文章中，一開始就引用北宋五子之首邵雍的話，來凸顯「勤」德的重要。原文（亦即課文）說：

邵子云：「一日之計在於晨，一歲之計在於春，一生之計在於勤。」

這一段話，由一日、一歲，以至一生；由小而至大，從「暫」延伸至「久」，層層遞進，使讀者能一過目就感受到，在人的的一生中，想要達到人生目標的話，必定要以「勤」為準則。凡讀過這一段文字的人，都會立刻牢記在心，同時琅琅上口。

從一般教學者的立場來看，這一段話似乎已經是耳熟能詳，四平八穩，沒有甚麼可議之處。不過，若更仔細地思考的話，會發現有些更深層的問題，一直被忽略而未曾作進一步的探討，其中包含了作者思想的取向、引用語句的對錯、語句典故的出處，甚至修辭教學的問題等值得析論研究的各個層面。或者這些問題不應該責難執教者，而是教科書的編輯者應該看得出來，並且在教師手冊中要有所提點的。

當然，這些問題有的曾經在網路上被討論過；不過依筆者所見，討論出來的答案也不見得正確，這就會使讀者很難擇善而從。筆者以下就一己的研究所見，加以討論，希望能給執教者及編輯者一些參考，並同時就教於方家。

一、從作者思想取向而論

「勤」既然是人類社會經驗所共同體認的成功要素之一，所以，無論古今中外，對於「勤」德的指點、歌頌、討論、說明，真的是汗牛充棟，多不勝數，我們隨口就可以說出一大串。試舉例如下：

- 《易經·乾卦·象辭》 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
- 《禮記·中庸》 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
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強。
- 〔唐〕韓愈〈進學解〉 業精於勤荒於嬉，行成於思毀於隨。
- 《三字經》 勤有功，戲無益；戒之哉，宜勉力。

從經典到啓蒙書籍皆能俯拾即是。而在我國早期的類書，如唐朝白居易原本，宋朝孔傳續撰的《白孔六帖》（1985）中，還立有跟「勤」有關的分類標目，如：

- 《白孔六帖》卷二十八 立有「勤」這個標目。
- 《白孔六帖》卷四十一 立有「勤官」之目。（指為官）
- 《白孔六帖》卷八十 立有「勤勞」之目。（指農夫）
- 《白孔六帖》卷八十七 立有「勤學」之目。（指學子）

這就如李文炤文章中所說的，不管農、工、商、士各階層的人，都需要「勤奮」努力，才能達至一定的人生目標。

那李文炤爲甚麼不引用其他闡發「勤」德的名言，來傳達「勤奮」的重要性，就只引用了邵雍的這一段文句呢？這可以從李文炤的生平事蹟以及學術背景來探討。根據光緒十一年《湖南通志》中〈人物志〉裏，有李文炤的生平傳記。傳記說：

李文炤，字元朗，號恆齋。母孕十六月而生。幼讀書，寓目成誦。十歲適郡城，其父攜謁文廟，告以配享從祀之典。文炤曰：「如此庶不枉一生。」越三年，補弟子員，稱神童。登康熙癸巳鄉薦，選穀城教諭，不赴。文炤究心正學，友同邑熊超、寧鄉張鳴珂、邵陽車无咎、王元復等，相與切劘。嘗釋《易·卦·象》，訂《禮》，正《詩》樂，解《春秋》，論纂宋五子書，為嶽麓院長，著《學庸

講義》；其他子、史、百家、輿地、象緯，莫不淹貫。湖南自王夫之以學術聞天下，文炤繼起，名與之埒。雍正初，詔湖南北分闈鄉試；時試院未建，巡撫魏廷珍難之。文炤作〈南闈賦〉以速其成，並為畫創建之策，及議分解額，南北互爭。廷珍復用文炤言疏請均分，議遂定。卒祀鄉賢。（〔清〕曾國荃，1885，卷一百七十六）

《大清一統志》（1965）對李文炤的生平記載，比較多在學術表現上。說李文炤「凡六經傳注，程朱緒言，以及天文地理，《離騷》、《參同契》諸書，無不推究精詳。主講嶽麓書院，謹守朱子教人之法；一時從遊之士甚眾。著有《周易本義拾遺》、《周禮集傳》、《春秋集傳》、《近思錄集解》、《通書解拾遺》、《西銘解拾遺》、《正蒙集解》、《家禮拾遺》、《恆齋全集》。」而根據《四庫全書總目》卷九十五，子部五，儒家〈存目〉一所記載，李文炤還有《太極解拾遺》一卷，《湖南通志·藝文志》（〔清〕曾國荃，1985，卷二百五十二）中還載錄李氏《道德經解》一卷。他還參加過修撰《湖廣通志》（〔清〕夏力恕、柯煜，1985）。他的《恆齋文集》前有好友李芳華所作序言，說明了李文炤的學術傾向。序文說：

吾兄恆齋，志希往哲，力索道原。叩宣聖之門牆，窺洛、閩奧閫。沈酣六籍，彙為注疏，非但披以文章名世也。即其著述之暇，偶有抒寫，類皆闡揚性道，風雲月露之詞，絕不苟作。文集甚夥，今梓其尤者，公諸同志，而吾兄之不朽，亦即在此。余豈阿所好哉！（〔清〕曾國荃（1885），卷二百五十五）

由他的生平傳記及他的著述，可見他泛覽百家，由儒及道。而李氏的經學思想，基本上不離朱子的統緒。而他對北宋五子的著作，有非常精深的研究；這也可以說明李文炤何以只引用了宋代理學家邵雍的名言，來凸顯「勤」德的重要，因為這與李氏的學術根柢及思想理路，存在著密切的關係。

二、從「一生之計在於勤」引用對錯而論

翰林出版社（2008a）編寫教材時，對於李文炤引用邵雍所說的「一日之計在於晨，一歲之計在於春，一生之計在於勤」，在課本裏對邵雍作了註解，而對所引用的內容文句，卻沒有再出註解，而在教師手冊（翰林出版社，2008b）裏，也沒有進一步補充、討論；³顯然，編寫者並沒有察覺其中有需要交代的地方，有必要討論的空間。

首先要問的一個問題，就是邵雍有沒有說過這樣的一段文句呢？經筆者查考過邵雍的著作，如《皇極經世》、《擊壤集》等，都沒有找到如李文炤所引的「一日之計在於晨，一歲之計在於春，一生之計在於勤」一樣的文句，尤其是「一生之計在於勤」，這是相當奇怪的事情。當然，有可能李文炤所引用的邵康節語句，今天已經失傳，然而這種機率並不大。事實上，在《擊壤集》中有一首詩，其中詩句與李文炤所引用的話倒是相當相似。這首詩名為〈觀事吟〉，詩句說：

一歲之事慎在春，一日之事慎在晨，一生之事慎在少，一端之事慎在新。（〔宋〕邵雍，1985，卷十六）

李文炤對北宋五子的著作應該相當熟悉，李氏也可能在其他的文獻裏，曾經讀過「一日之計在於晨，一歲之計在於春，一生之計在於勤」這樣的一段文句，而印象中邵雍也曾說過類似的話，所以就不加思索，未再查考原文下就直接寫下來了，而事後也沒有進一步改訂；可見李文炤真的有點太過自信。

或者有人認為，既然李文炤所引的文句跟邵雍的詩相當類似，其中前面兩句尤其相似，只是文字上少有差異罷了，應該可以等量齊觀。但筆者以為這種態度是不能接受的，因為其中有兩個重大的差異存在，絕不能一視同仁。

第一點，是關鍵字不同。李文炤的文章篇名是「勤訓」，「勤」這個字是非常關鍵的，如果引文中沒有「勤」字，就不能凸顯本篇的要旨。邵雍的〈觀事吟〉詩句中，就缺少了這個「勤」字。

第二點，李文炤所引的語句，與邵雍的詩旨不同。李文炤引用「邵子云」，當然是要凸顯「勤」德；而邵雍原詩所說的「晨、春、少、新」，其主旨是在說明凡事起頭難，開始的時候要謹慎小心，否則往後的發展很容易會變形走樣，所謂「失之毫釐，差以千里」，亦即是「貴慎始」之意。

從以上兩點看來，李文炤所引用的「邵子云」，跟邵雍的詩是不可以相互替代的。進一步說，李文炤所引用的「邵子云」是錯誤的，邵雍並未曾說過這樣的話。教科書的課文跟教師手冊中，對這問題不置一詞，無所說明，可見編輯群本身並沒有發現這個需要交代的問題，而因此大多數的教師在教學時，也沒有再加補充的說明；於是學生也就一直帶著這錯誤語文記憶參加考試，帶進社會，傳之後世，一直錯下去。

然則李文炤之所以有這樣的錯引，除了邵雍的詩跟所引文句有點像之外，還應該追問李文炤是從哪裏得知這一段話的呢？

根據筆者的考查，明、清兩朝的時候，這一段話已經可以說是家喻戶曉的諺語。如明末清初孫奇逢的《夏峰先生集》（1995，補遺卷下）、宮夢仁《讀書紀數略》（1985）、⁴葉承宗《樂函》（2000，卷五）等都有引用「一生之計在於勤」這一句話。往上追溯，明朝時引用這一段話的資料更多，茲列舉如下：

〔明〕無名氏《白兔記》：「一年之計在於春，一生之計在於勤，一日之計在於寅。春若不耕，秋無所望；寅若不起，日無所辦；少若不勤，老無所歸。」（毛晉，1600）

《增廣賢文》說：「一年之計在於春，一日之計在於寅，一家之計在於和，一生之計在於勤。」⁵

〔明〕周怡《訥谿奏疏》曰：「五曰勤朝政以救臣工。古人有言：『一日之計在於寅，一生之計在於勤。』故曰鷄鳴而起，鷄鳴則寅時也。業精於勤，勤則有功也。」⁶（周怡，1985，卷一）

〔明〕姚舜牧《來思堂草》載：「諺云：『一日之計在于寅，一年之計在于春，一生之計在于勤。』起家的人，未有不始于勤，而後漸流于荒惰，可惜也。」（姚舜牧，2000，卷十三）

〔明〕宋詡《宋氏家要部》云：「勤以治生，世間事未有不由於怠惰而廢也。及時而為之，則事事不在下陳矣。故曰：『一生之計在勤。』欲成家者日復一日，視彈指之時光，豈不甚可惜邪！」（宋詡，1988，卷二）

〔明〕李開先《李中麓閑居集》〈夙興樓記〉云：「長春樓之南，俯臨通衢者，夙興樓也。商旅啟行，農工出作，必經過樓下，譁然如市。每月四、九市日，又不但加倍而已。樓居者雖熟睡，亦即驚起，事事可由此旌勤而策惰。語云：『一日之計在于寅，一年之計在於春，一生之計在於勤。』是則夙興者，又長春之本也。」（李開先，1995版，卷十一）

〔明〕程敏政《唐氏三先生集》云：「夫農者，天下之本，有國之急務。古人云：『一生之計在勤，一年之計在春。』是時不可失也。」（程敏政，1988，卷十三）

由以上所列舉的例子看，引用的人都沒有指明是哪個前人說的，只是籠統地說「古人云」、「諺云」、「語曰」而已。相信李文炤也是透過前人的文章、語句，讀到那一段文句，從而加以引用，然卻張冠李戴，誤以為是邵雍所說的罷了。

三、「一生之計在於勤」句探源

從前述的資料可以看出，「一日之計在於晨，一年之計在於春，一生之計在於勤」這一段文句，在明朝時已經是上至大夫士人，下至販夫

走卒都能耳熟能詳的名言俗諺了。然則「一日之計在於晨（寅），一歲（年）之計在於春，一生之計在於勤」這一段語句，究竟源頭何在？是誰說的呢？

從明朝上溯，在宋朝就已經有類似的語句了。如宋朝末年的黃仲元撰《四如集》，其中有〈林起東字訓（名寅生）〉一文，文章中說：

叔父林某為其兄時軒之子寅生冠，字則朋友命之，禮也。《易·說卦》曰：「帝出乎震。」震，東方也。《漢律厯志》曰：「引達于寅。」寅於方為東，於時為春。天時人事，於此乎始。《書》言東作者，謂萬事至東而俱作，非止農功也。「一歲之計在春，一日之計在寅，一生之計在少。」少而學者，大明東生，然後晉而中天，不學則晦，明者損矣。⁷（〔宋〕黃仲元，1985，卷三）

黃仲元這一段語句，與邵雍的詩文字相似，只少了「一端之事在新」一句，而主旨亦相侔，都是說「貴始」的意思；很可能是受邵雍的影響而來的。而南宋理宗景定年間，周應合所編撰的《建康志》，則有記載〈馬裕齋書格言碑〉，其中有一段格言說：

一日之事在寅，一年之事在春，一生之事在勤，一家之事在身。
（〔宋〕周應合，1985，卷三十三）

相同的資料也見載於元朝至大年間，由張鉉（1985版）所作的《金陵新志》卷十二下。而這一種四句的形式，跟邵雍的詩不同，因為從意義上而言，四句分為兩組，前兩句是以時間為範疇，重點在「始」；後兩句以生活行事為範疇，重點在「準則」；這跟後來的《增廣賢文》所引用的相似。

由此往上追查，就數邵雍的〈觀事吟〉詩了。然而，邵雍的〈觀事吟〉詩沒有「勤」字。再進一步扒羅剔抉，還可以發現，在唐憲宗年間，有由宋若莘所著的《女論語》，其中有著跟李文瓘引文非常相近的文句。《女論語》的撰作背景，根據《舊唐書》的記載說：

女學士尚宮宋氏者，名若昭。貝州清陽人，父庭芬，世為儒學。至庭芬，有詞藻。生五女，皆聰惠。庭芬始教以經藝，既而課為詩賦。年未及笄，皆能屬文。長曰若莘，次曰若昭、若倫、若憲、若荀。若莘、若昭文尤淡麗，性復貞素，閑雅不尚紛華之飾。嘗白父母，誓不從人，願以藝學揚名顯親。若莘教誨四妹，有如嚴師。著《女論語》十篇，其言模倣《論語》，以韋逞母宣文君宋氏代仲尼，以曹大家等代顏、閔。其間問答，悉以婦道所尚。若昭注解，皆有理致。（〔五代〕劉昫，1985，卷五十二）

《女論語》的內容，所講不外是女子「貞節柔順」之德。全書共分十二章：一〈立身〉，二〈學作〉，三〈學禮〉，四〈早起〉，五〈事父母〉，六〈事舅姑〉，七〈事夫〉，八〈訓男女〉，九〈營家〉，十〈侍客〉，十一〈和柔〉，十二〈守節〉。《女論語》今不見有單行本，而見載於明朝陶宗儀（1985）編撰的《說郛》卷七十下，清朝陳弘謀（1995）的《五種遺規》、《教女遺規》卷上，也有載錄。《女論語》中的〈營家〉第九章裏說：

營家之女，惟儉惟勤。勤則家起，懶則家傾；儉則家富，奢則家貧。凡為女子，不可因循。一生之計，惟在于勤；一年之計，惟在于春；一日之計，惟在于晨。（〔明〕陶宗儀，1985，卷七十下）

這裏的語句形式，除了順序倒置，即是由「一生」、「一年」、「一日」，從大而小地敘述，還有中間因為配合四言一句，多了個「惟」字外，整體而言，跟李文炤所引用的語句是一致的。也就是說，「一日之計在於晨（寅），一歲（年）之計在於春，一生之計在於勤」這一段文句，《女論語》是現存所見文獻中，載錄的最早出處；其中尤其是「一生之計在於勤」這一句，更是如此。

為甚麼要這樣強調「一生之計在於勤」是出於《女論語》呢？那是因為「一日之計在於晨，一年之計在於春」這兩句，還有更早的源頭。根據歷代類書的徵引可知。如：

〔宋〕謝維新撰《古今合璧事類備要前集》卷十三〈時令門〉，「一年之計」條：「一日之計在於晨，一年之計在於春。《纂要》」

〔元〕陰勁弦撰《韻府群玉》卷十四，「年計」條：「一年之計在於春，一日之計在於晨。《纂要》」

〔清〕康熙修《淵鑑類函》卷十三「一年之計」條：「《纂要》云：『一日之計在一晨，一年之計在一春。』」又「春」條下：「春，昌脣切。說文：『蠢也。』歲之始也。記某日立春。月令。《纂要》：『一年之計在於春。』」

《佩文韻府》卷六十七之一「日計」條：「《莊子》：『畏壘之民，相與言曰：「庚桑子之始來，吾灑然異之，今吾日計之而不足。歲計之而有餘，庶幾其聖人乎。」』梁元帝《纂要》：『一日之計在於晨，一年之計在於春。』」

這都說明了「一日之計在於晨，一年之計在於春」這兩句，最早出於梁元帝蕭繹《纂要》一書；今天《纂要》這本書已經亡佚，只餘下一些零星的隻語片言被節錄在歷代的類書中而已。而「一日之計在於晨，一年之計在於春」正是其中的名句。

在網路上，可見到有些國文教師以為「一日之計在於晨，一歲之計在於春，一生之計在於勤」三句，都是出於梁元帝《纂要》；⁸但從所能看到的文獻資料而論，並無這樣的事實證據；筆者以為不應該作過度的推測。

依筆者按資料呈現情形的看法，應該是梁元帝《纂要》本來就只有前面兩句，而後人據之而作演繹，成為三句或四句的形式。《女論語》是三句形式的代表與始源（至少現存的資料是如此），邵雍的〈觀事吟〉詩是四句形式的權輿。再後來，各人又根據自己的需

要，將兩種句式交錯組合，於是形成了後世諸多的不同面貌，一如上述種種。

四、「一生之計在於勤」句的延伸討論

既然知道「一生之計在於勤」一句，並不是邵雍所說的話語，在教學上，教師當然就應該有所補充說明，而編輯者在教師手冊裏，更需要作提示性的陳述，俾便教師有所參考。

在課文選錄了「勤訓」這一篇文章，目的就是希望學生體認「勤」德的重要。李文昭引用「邵子云」三句，也是爲了印證賢哲名人的觀點。不過，「一日之計在於晨，一歲之計在於春，一生之計在於勤」三句，在語文修辭教學上，也是經常被強調所謂「排比」句法的。這當然是屬於「排比」形式；但是，若從含義的對比性來看，「晨」指一天工作的開始，「春」是一年的首季，也是農耕的開始，《尚書·堯典》有說「平秩東作」，「東作」就是春耕的開始；而「勤」字卻沒有「始」義，反而是邵雍〈觀事吟〉詩裏的「少」、「新」，都有「前段」、「起始」的意思，才是完整的對稱排比句。這一點似乎很多執教者沒有注意到的。

其次，我們已經得知「一生之計在於勤」一句，是流傳有緒，有原有委的名言佳句，俗諺熟語，那麼，它就應該有條件成爲辭典裏的一個「詞條」。然而就筆者考查眾多辭典的結果，竟然沒有一本辭典立有「一生之計在於勤」這一個詞條。茲列舉三本辭典的情形如下：

在臺灣，教育部《重編國語辭典》⁹中，並無「一生之計在於勤」的詞條。其中有「一年之計在於春」條，而釋義說：

勉勵人要把握時機，早作安排。南朝梁·蕭繹《纂要》：「一年之計在於春，一日之計在於晨。」明·無名氏《白兔記》第六齣：「一年之計在於春，一生之計在於勤。」

還有「一日之計在於晨」條，釋義說：

（諺語）一天之中最寶貴的時間是清晨。清·李文炤〈勤訓〉：「故邵子云：『一日之計在於晨；一歲之計在於春；一生之計在於勤。』」

而臺灣最具學術性的辭典巨著《中文大辭典》（林尹、高明，1985），有立「一日之計在於晨」條，並引《月令廣義》「一日之計在於晨，一年之計在於春，一生之計在於勤，一家之計在於身」。又引梁元帝《纂要》「一年之計在於春，一日之計在於晨」為事證（頁 26）。又立「一年之計在於春」條，引《月令廣義》，《通俗編·時序》「一年之計在於春，一日之計在於晨」，見梁元帝《纂要》為事證（頁 52）。然而還是沒有立「一生之計在於勤」為詞條。

在大陸最有代表性的《漢語大辭典》（2002），其中有「一年之計在於春」詞條，事證引文用《白兔記·牧牛》中的用例，卻未引用梁元帝《纂要》的資料。也並未列「一日之計在於晨」、「一生之計在於勤」為詞條。

在兩岸具有代表性的辭典中，立了「一日之計在於晨」、「一年之計在於春」這兩句為詞條，但何以「一生之計在於勤」這一句，卻從未被立為詞條呢？筆者以為這很可能是因為它好像沒有更古早的源頭，以及不明它的流傳的過程，比不上前面兩句有梁元帝蕭繹的《纂要》為源頭，所以一直未受到辭典編輯者的青睞。

而今，根據筆者的查考，「一生之計在於勤」一句，在唐朝的《女論語》裏就已經出現；而從唐朝而至宋、元、明、清各朝都流傳不絕，更且錯綜變化，型態互異；如果沒有一個專門的詞條加以說明，會讓很多閱讀者一頭霧水，無所適從。現在，這「一生之計在於勤」句既然已經很清楚它的起始，以及來龍去脈，那就好應讓它成為辭典詞條裏的一員。

結語

「人生」的成敗，是每個人都會關心的問題。而人生的成敗，往往決定在行事的態度；而「勤奮」，是幾乎全世界所有的智者、中材甚至一般人都肯定的不二法門。那麼，「一生之計在於勤」這句話，必然成爲這個概念的最佳代言名句。

在學校，課文選了清朝李文炤的〈勤訓〉，希望學生能從中認知「勤」德的重要性，同時能在生活上力求實踐。課文中李文炤引用「邵子云：『一日之計在於晨，一歲之計在於春，一生之計在於勤。』」作爲引重的明證。但是根據筆者研究，邵雍並未曾說過這段話，所以，李文炤的引用是有錯誤的；教學上需要作進一步的解說，而編輯教材者也應該在教師手冊裏加上適當的說明。其實，「一生之計在於勤」這句話，在唐朝的《女論語》中已經出現，而且歷宋、元、明、清一直不斷流傳、運用，成爲一句勸勉人們「勤奮」的彝訓嘉言、名言俗諺了。

根據筆者以上的研究，對「一生之計在於勤」一句的歷史流變，大概已經呈現清楚輪廓了，看得出它是一個流傳有緒，歷史悠遠而且歷久彌新的語句；所以，也建議辭典的編纂者能夠在往後的辭典修訂上，能將「一生之計在於勤」納入辭典之中，俾使閱讀書籍者能據此查考，而知道「一生之計在於勤」的背景與意義，這正是辭典的最大作用，教學者一定也會參考的。

註釋

1. 詳見國立編譯館（2000）《國民中學國文》（第五冊第四課）：李文炤〈勤訓〉。筆者即是其中編審委員之一。
2. 詳見翰林出版社（2008a）《國中國文》（第五冊，三上）：頁4說明及頁5內容大要。以下有關課文資料的引用都用這版本，不另作說明。
3. 詳見翰林出版社（2008b）《國中國文教師手冊》（第五冊）：頁14-39。這種情形，在國立編譯館所編的教材裏，也是如此；當時筆者也沒有注意到。
4. 宮夢仁字定山，泰州人。康熙戊戌進士，官至福建巡撫。其文云：「三計：一日之計在晨，一年之計在春，一生之計在勤（孔子言）。」
5. 《增廣賢文》又稱為《昔時賢文》。本書之名最早見於明代萬曆年左右的戲曲《牡丹亭》裏，據此可以推知這本書最遲應寫成於萬曆前後。其後經過明、清兩代的文人不斷增補，成為現今的樣本。於是又可稱之為《增廣昔時賢文》，簡稱《增廣賢文》。作者不知為誰，未見任何書籍記載，清朝同治年間，有儒生周希陶曾經重訂過。
6. 〔明〕周怡撰《訥谿奏疏》卷一（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周怡字順之，號都峰，改號訥谿，太平人。嘉靖戊戌進士。
7. 〔宋〕黃仲元撰《四如集》（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三，〈林起東字訓〉（名寅生）。黃仲元字善甫，號四如居士，後改名淵，字天叟。莆陽人，咸淳辛未進士，官國子監簿，宋亡，隱居不仕。
8. 如：基隆市立銘傳國中 95 學年度第二學期八年級國文科第三段考試題，有出題如下：五、9. 梁元帝《纂要》：「一日之計在於晨，一年之計在於春，一生之計在於（勤）。」可見教師的觀念如此。參見 <http://www.mcjh.kl.edu.tw/mcjh/stage/examphp/pubdata/ca095223.doc>
9. 這裏依據臺灣教育部網頁上的電子檔《重編國語辭典》。
<http://dict.revised.moe.edu.tw/>（2009年2月18日下載）

參考文獻

- 毛晉〔明〕（編著）（1600）。《六十種曲》（明末毛氏汲古閣刻本）。白居易〔唐〕、孔傳〔宋〕（1985）。《白孔六帖》（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台北：商務印書館。
- 李開先〔明〕（1995）。《李中麓閑居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 宋詠〔明〕（1988）。《宋氏家要部》。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
- 林尹、高明（主編）（1985）。《中文大辭典》。台北：中國文化大學出版社。
- 邵雍〔宋〕（1985）。《擊壤集》（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台北：商務印書館。
- 周怡〔明〕（1985）。《訥谿奏疏》（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台北：商務印書館。
- 周應合〔宋〕（1985）。《建康志》（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台北：商務印書館。
- 姚舜牧〔明〕（2000）。《來恩堂草》。北京：北京出版社。
- 孫奇逢〔明〕（1995）。《夏峰先生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 宮夢仁〔清〕（1985）。《讀書紀數略》（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台北：商務印書館。
- 夏力恕、柯煜（纂修）〔清〕（1985）。《湖廣通志》（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台北：商務印書館。
- 國立編譯館（主編）（2000）。《國民中學國文》（第五冊）。台北：國立編譯館。
- 張鉉〔元〕（1985）。《金陵新志》（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台北：商務印書館。
- 陳弘謀〔清〕（1995）。《五種遺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 黃仲元〔宋〕（1985）。《四如集》（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台北：商務印書館。
- 陶宗儀〔明〕（1985）。《說郛》（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台北：商務印書館。
- 葉承宗〔清〕（2000）。《灤函》。北京：北京出版社。
- 程敏政〔明〕（1988）。《唐氏三先生集》。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
- 曾國荃〔清〕（編修）（1885）。《湖南通志》（清光緒十一年刻本）。

- 漢語大辭典編委會（編纂）（2002）。《漢語大辭典》。上海：漢語大辭典出版社。
- 劉昫〔五代〕（1985）。《舊唐書》（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台北：商務印書館。
- 翰林出版社（2008a）。《國中國文》（第五冊，三上）。台南：翰林出版社。
- 翰林出版社（2008b）。《國中國文教師手冊》（第五冊，三上）。台南：翰林出版社。
- 穆彰阿〔清〕（編修）（1965）。《大清一統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The Origin and Related Research of the Saying “A Good Life Lies in Being Diligent”

Ken-Hsiang TSAI

Abstract

In Taiwan, the Mandarin textbook of junior middle school selects Li Wenzhao's article “The Exhortation of Diligence” as one of its reading texts. In this article, it is written that “Shao Yong said: ‘A good day depends on a right start in the morning, a good year lies in a right start in spring, and a good life lies in being diligent.’” However, documentary evidence shows that Shao Yong did not write any sayings exactly like that, especially the key sentence “a good life lies in being diligent.” Li Wenzhao must have been mistaken in quoting these sentences, which could well have been the origin of all the quotation mistakes that followed in a variety of teachers' manuals, reference books, and even on the web since then. So what is the origin of this key saying? That is the core issue in this article. As to the problem of why Li Wenzhao referred to Shao Yong and not to other scholars, this paper argues that it might have been due to the former's academic background, which was linked to Zhu Xi's Neo-Confucianism of the Song Dynasty, and so quoting Shao Yong was understandable.

蔡根祥，臺灣高雄師範大學經學研究所教授兼所長。

聯絡電郵：t1959@nknucc.nknu.edu.tw